

中共假“关爱”之名对青少年的洗脑迫害——揭露“中国关爱协会”之邪恶罪行

【明慧网】今年八月，新唐人电视台第五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亚太赛区初赛在香港举行，中共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的成员，在会场前滋事侵扰，多次进行暴力冲击，试图阻止大赛进行。同样是这个“青年关爱协会”，自今年六月起，屡次暴力骚扰香港境内多处法轮功真相点的活动，大量插挂影射诬蔑法轮功的横幅，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青年关爱协会”的一系列举动，俨然如文革再现，让香港市民目睹了中共斗争手法的低劣和洗脑结果的恐怖。

据透露，“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操纵的是一批大陆或香港的黑社会成员、牢头狱霸，以及不少看似做暑假工的中学生，据说一天工钱三百港元。有市民询问他们为何要帮着中共做这些事时，他们表现惊异，不敢面对镜头。而一名该组织雇员透露，协会最初要求他采用的手段是找当地黑社会跟踪、殴打法轮功学员来逼迫学员放弃讲真相。

中共将黑手伸进香港、挑战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哪里谈得上一丝关爱的情怀？明明是黑社会的手法，却恬不知耻地打着“关爱”的旗号。见证的港人都说，它名义叫“关爱”，其实是打压一些善良的民众，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所谓的“关爱协会”绝对不关爱。更甚的是，名义上是关爱青年，或者教育青年懂得关爱，实质上却是将暴力仇恨灌输给他们，再用金钱利益唆使他们从事违法犯罪的勾当。事实上，翻查“中国关爱协会”的案底就会发现，它在中共对青少年的洗脑迫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邪恶作用。

“中国关爱协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该组织根据不同需要在不同场合选择使用这两块牌子），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精神迫害的一个中共组织机构。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这个“邪会”发起“百万签名”运动（一星期后发生的由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好”为这项运动提供最需要的借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为配合“邪会”把“百万签名”运动在青少年中展开，中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

发起了“校园拒绝×教”活动，由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如仅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广东省各级各类学校就有八百多万少先队员、四百万中学生和三十万大学生参加了宣誓、签名、报告会、座谈会、主题团日、主题班会、主题队日等活动。许多学校学生的“邪会”也相继成立。

为了给“校园拒绝×教”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邪会”主持合编了《校园拒绝×教》一书，并大量印制散发，有的地方甚至人手一册。“邪会”还组织编写了诬蔑法轮功的全国通用小学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实验教科书-生命教育》。备受高层关注的胜利油田“邪会”在系统内逼迫学生及教师撰写诬陷法轮功的论文，集结成颠倒黑白的《阳光蓓蕾》一书，成为全国出版的第一本学生反×教的文集。二零零四年，此书被“中国关爱协会”带到国际上传播。

“邪会”将谎言以“关爱”的名义带入校园，欺骗学生，没有防备能力的学生也真的中了它的邪毒。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燕赵晚报》受当局指令刊登了一篇署名“邯郸职中王楠”的诋毁法轮功的文章《雨下飘零的落叶》，经查实纯属编造的谎言。稿件来源是由河北省“六一零”主办、“邪会”协办的“反×教征文获奖作品”，是勒令“每个学生必写作文”的硬性征集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强行摊派的做法不止在毒害孩子们单纯、幼稚的心灵，还将他们沦为迫害的帮凶。

“中国关爱协会”或曰“邪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及法人，是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他是一个特别推崇使用剥夺睡眠的酷刑手段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冷血杀手，声称反法轮功要“主动出击”，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是多么痛恨它”。二零零一年，王渝生将“百万签名”的百米长卷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以欺骗国际社会，还连续多年到国际上做诬蔑报告，公然向全世界输出仇恨。另一位发起人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专门制作了一部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录像片，成为开始迫害法轮功时 CCTV 的主要材料。还有一位主要发起人，是挑起“中南海

事件”的科痞何祚庥，早已是臭名昭著。这三个人都是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的人权罪犯。

“关爱协会”的会员中有一大批是有科技身份的党政高级官员，他们则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对青少年洗脑和青少年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如身为“武汉关爱协会”会员的武汉各高校校长，在学校内广泛推行“校园拒绝×教”和“无×教校园”等活动。对于招录的研究生要求他们填写“拒绝×教”的政治自申材料，否则不得录取。对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生，予以开除、监禁、停课停学、不准升学、不让毕业，强行送到洗脑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甚至迫害致死。明慧网上有大量案例可以见证他们的罪行。

全国各“关爱协会”的发起人和会员，几乎都是类似上面这些顶着“院士”、“教授”等头衔，却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的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或者从心理学、医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为洗脑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或者直接参与迫害。这些因党性丧失了灵魂、道德和人性的中共走卒，怎么懂得对生命的关爱啊？由这些沽名钓誉的乌合之众组建的“邪会”，又怎么能够不成为脏污人灵魂的罪恶的渊藪！

中共今年六月八日刚刚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两天后即六月十日起便将“邪会”在大陆举办的各类诽谤诬蔑法轮功的横幅、展板搬到香港毒害民众，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暴力骚扰，可见中共是做足了准备将一套邪恶的洗脑机制搬运到香港的。中共的洗脑术是全方位和系统的，中共在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也是严密洗脑运动中的一环。中共认为“教育从要娃娃抓起”，言外之意，洗脑灌输要从一张白纸开始，才能彻底，才能易于操控。中共从始至终都没有试图放弃对青少年的毒害。

香港民众应该象抵制“国民教育”那样抵制“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以维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自由生长环境，维护香港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不要再让中共黑手行恶，不要再让“东方明珠”蒙羞，相信香港民众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在大陆，不久也会掀起全民反迫害的浪潮。那些卖命给中共的党徒们，如果不想结局太惨，不该赶紧为自己的未来做个抉择吗？

黑龙江鹤北林业局宋桂萍多次被迫害

【明慧网】黑龙江鹤北林业局贮木场六十二岁的职工宋桂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获得健康。因为按“真、善、忍”做好人，她和丈夫乔振彬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前不久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下面是她的经历：

百病缠身苦海无岸 喜得大法身心健康

宋桂萍从小就有肺结核，十三岁开始咳血，十九岁病情加重，开始大咳血。长年吃治肺结核的药，刺激身体，吃药产生的副作用导致肾、胃、肝、心脏都有病，打青、链霉素时，一打针都哆嗦，肺结核不但没治愈，反而更严重，肺叶上有的地方空洞，有的地方有大水泡。另外，她还患肺气肿，支气管扩张等病，做饭弯不下腰，一弯腰五脏像被一堆草扎着似的疼，啥活也干不了，一住院或疗养就是大半年，无法上班，开 60% 工资，家里经济收入减少，日子过得很苦。

宋桂萍一年四季被病魔折磨着，在人生的苦海中挣扎着，身体累、心更累。有一年女儿大约七、八岁、儿子五、六岁，宋桂萍回到家，很长时间没看到妈妈，儿子亲热地扑上来，她看见儿子棉袄扣系得紧紧的，就随手把儿子棉袄领口的扣解开，只见五、六个虱子在领口处爬，让儿子脱下棉袄，里面全是虱子，虱子产的卵（虬子）白花花的，一溜一溜的，她心一酸，想：我可不能死，为了两个孩子，也要坚强的活下去。

为了活命，她各种气功都学，订了四、五种气功刊物，还去北京、秦皇岛学气功，花钱无数，也不见好转，中医、西医也治不好她的病，每天靠药物维持。去佳木斯治病，一背就背回一个月的药，一把一把的吃药，越吃抗药性越强，病也越重，百病缠身，苦海无涯，那种日子，那种煎熬日日夜夜折磨着她。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一个看似偶然的机，宋桂萍遇到了法轮大法。得法后她天天炼功，第一次打坐盘腿半个小时，肚子里有东西动，象孕妇怀了 7 月孩子在里面动一样。法轮给她调整身体，她的病一天比一天轻，以前上一层楼歇

两歇，还心跳憋的脸红。在得法修炼后，上楼梯身轻如燕，骑自行车觉的象有人在后面推一样轻松，走路，上楼都不累。她身心愉快，全家都高兴，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开始修炼了。

修炼前，她百病缠身，心情不好，还爱生气，三天两头发火，和吵闹、打架，两人对骂，她骂丈夫，丈夫忍不住就动手打她，两个人都打到法院闹离婚了。修炼法轮功后，遇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夫妻和睦了，全家人其乐融融。

坚持修炼 夫妻多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开动整个国家的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比文化大革命残酷，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与危害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

古人说：诚实、守信、宽容、善良、勤劳、懂得感恩，是做人应具有的美德。当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时，出于善良人的本性，宋桂萍去北京反映民意，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义举，也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可是在江泽民实施暴政的迫害下，不许百姓说真话。新年前两天，宋桂萍、任秀芹、吴玉清、贾秋梅（被迫害致死）几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却被天安门派出所恶警绑架，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鹤北，一路戴手铐。恶警对她们进行体罚，逼她们撅着，象文革时斗老干部一样。鹤北没有去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有十几个人也被绑架到看守所。两天后，宋桂萍和任秀芹被非法关进没暖气的屋子冻了二十多天，在冷屋子里一说话嘴里呵出白气都能看见。

鹤北公安局副局长恶警卜英杰逼宋桂萍等撅两个小时，期间两手触地四十分钟，卜英杰在旁边看手表数时间，他还恶狠狠地对宋桂萍说：“大宋，我今天把你骨头渣子……”这一次宋桂萍被迫害三个月才回到家里。

二零零一年元旦前夕，宋桂萍和丈夫乔振彬双双被绑架到看守所，乔振彬在鹤北法院开车，被单位开除工作迫害。鹤北 610 恶人陈洪彬等泯灭良知迫害善良人，宋桂萍和贾秋梅、贾永梅姐妹俩被铐在

暖气管子上站了六天六夜，手铐铐在走廊气管上面，脚铐在下面回水管上，她们绝食四天抗议。又被体罚二十多天，之后逼开飞机，变着招折磨，身体九十度弯曲，两条胳膊在背后往上抻，普通人五分钟就大汗淋漓，腿酸头晕，痛苦得生不如死。

公安局恶警曹刚不管老少，都拿木棍打，边打人边乐，沦丧了职业道德。他还利用拘留所里一名犯人打骂法轮功学员。不久，曹刚行恶祸及家人，妻子在家被人一刀杀死。

宋桂萍在看守所被戴手铐、脚镣迫害，手铐摘下后戴脚镣迫害六十五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咳血半个月。四月份被劫持到劳教所，拒收，看守所所长耿成涛造假，贿赂劳教所大夫。看守所警察高宝子（外号）回来说：“人家不要，老耿走后门给大夫送一百五十元才收。”

二零零七年一月，宋桂萍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二十多天，又被迫害的吐血，每天两顿饭喝稀汤，汤里没有一滴油，只飘三、五个菜叶，这次参与迫害的 610 李某，当时大约四十多岁，细高个，长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宋桂萍和丈夫被鹤北 610 头目王志海及公安局七、八个人绑架，抢走电脑、二百元现金及私人物品。在鹤北看守所被迫害八天，又被劫持到鹤岗第二看守所迫害二十二天，从早八点码坐到十一点，下午一点码坐到四点。另外还被狱警马某（女）威胁，她曾是狱医，勒索过法轮功学员。

宋桂萍后来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逼写“三书，家人担保才放回家。伊春洗脑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杜桂杰，是鹤岗医院护士，伊春洗脑班大头目叫顾松海，据说是省里派下来专干坏事的。

参与迫害者遭恶报

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几年来鹤北地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警先后遭到报应，自食苦果。他们迫害好人，最终也害了自己。鹤北公安局副局长卜英杰的父亲死后出灵时灵车突然翻了，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他没干好事招来的”。鹤北看守所所长耿成涛贪钱私放死刑犯被判七年，鹤北公安局的陈永泉参与重大赌博，判三年缓一年。

这年头谁还入党啊！



【明慧网】黑龙江某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长和她的丈夫、孩子一家三口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亲眼见证很多亲人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2004年，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以来，这一家三口人立即表示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组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生在护士长身边的真实故事吧。

一、护士长抵制唱害人的“红歌”

2011年10月初，邪党逼迫老百姓唱“红歌”（歌颂共产邪党的歌曲），下令如果哪个单位不参加，就要怎么怎么样。护士长知道谁去唱，就是害谁，不但自己不去，也不让身边同事受害，因此跟科主任商量：“咱科工作太忙，岁数大的唱不动，年轻人都走了，工作谁干呀？咱们面对的可都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啊！”最后这个科谁也没参加，也没受到任何批评。

护士长心里明白，虽然自己不学法轮功，但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转法轮》书里句句是真机。她诚实做人，善待科室里的每一位同事，大家都很尊敬她。同事们说：“护士长人好，我们要是不好好工作都觉的对不起她！”

二、为入邪党的人难过

护士长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用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由门翻墙软件浏览动态网。他不但自己看，还把软件传递给周围的同事。大家一致认为翻墙才能看到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真实消息。

一次，单位组织青年人入党，让护士长的丈夫发言，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准备向着血旗发毒誓的年轻人说：“唉，我真替你们难过，这年头谁还入党啊！”

恨从哪里来？

在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二百五十七页，法轮功创始人原话是“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哪，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而在中共电视上被剪辑成了“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医院治不了病”。

中共素有造假传统，需要斗地主，就写出了万恶黄世仁，据调查，杨白劳是因赌债自杀，黄世仁还收留了他的孤儿。刘文彩是假的，收租院和水牢根本不存在；高玉宝写的周扒皮是假的，周家后人探查出来，高从未给周家打工，半夜鸡叫不合逻辑，天黑铲地，会误把苗铲了。但这些造假，一方面对当事人及后人造成名誉伤害和现实迫害；一方面误导了几代人对地主阶层的偏见与仇恨情结。静心想一下，也许您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是从中共的仇恨宣传中来。◇

大陆律师呼吁：结束迫害刻不容缓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

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的“六一零”的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1400例』反证了什么

【明慧网】“1400死亡案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狂潮，媒体一面倒地散布弥天大谎，中共妄图利用所谓“1400例”将法轮功妖魔化，并在民众中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

先不说这“1400例”怎么经不起推敲。我们就按照中共的说法，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假定当时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只有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说的二百万人（实际上，1998年官方调查全国约有七千万人炼法轮功）。法轮功1992年传出，到1999年这七年来平均一年死亡两百人，也就是说炼法轮功的年平均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1990年到1996年这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六，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根据当时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中共费尽心思搞出来的“1400例”，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

深思明鉴

代表共产党的都是些啥人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现在极少有人说自己代表共产党了，为什么？因为中共的名声确实太坏，代表它干什么？包括那些高官他也不敢把“代表中共”时不时地挂在嘴上，因为谁越高调，老百姓越认为谁腐败，保不准被哪个网友上网搜索一下，很可能因为自己的高调而翻船。至于一些普通的党徒，他除了替中共背黑锅挣些骂名之外，能捞到什么好处？能捞到好处的还不都是靠中共的庇护？这样的人他敢明目张胆地说自己代表党吗？那不同样是把自己的老底曝光出来了吗？所以极少有人说自己代表共产党了。

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还是有一些人在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我们举几个实例，看看代表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

山东省蒙阴县坦埠镇阚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献贵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坦埠镇“610”的公丕春带领一帮打手把老人绑架到镇政府。在那里，在公丕春指示下，打人凶手张明奎，强行叫张献贵坐在地板上，把腿伸直，他穿着牛皮鞋站在张献贵的腿上使劲踏。又叫张献贵手扳脚尖，他用左右脚凶狠的连续踢张献贵的脸。他踢累了，站起来抓住张献贵的头发，连续地问痛不痛，猖狂地叫嚣：“你只要知道痛那就好办。我代表共产党揍你，揍死你白死。”然后又开始踢。这个暴徒凶残的踢张献贵老人的脸长达四十分钟。

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山东省诸城市石桥子镇大店子村法轮功学员杨廷禄，正在集市上，被石桥子镇委副书记王洪法带领四辆车二十多人绑架到大店子村委院里。王洪法拿出一张印好的保证书让杨廷禄签字。杨廷禄拒签，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王洪法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政府，叫你来个家破人亡，不签字就拿五千元钱。”杨廷禄说没钱拿，王洪法就派人到他家私自撞开门把拖拉机、摩托车、电视机等弄到村委。然后叫杨廷禄家人拿五千元去赎，否则就把人带走。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原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工程公司运输大队司机曹景栋在绥化劳教所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可是到期了，安装公司保卫科长朱遵仁和大庆石油公司六一零头目刘希平却又将他劫持到伊春洗脑班。曹景栋的母亲原本和他相依为命，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冤狱期满，却连面儿都没见着就又被劫持，还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迫害。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下午二时许，老人让女儿带她找朱遵仁要儿子，朱遵仁暴跳如雷，对着她女儿大喊：“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要人？冲我要人？你哥炼法轮功，法轮功是×教，我就代表共产党，我就有权抓捕！几次都是我送的，你要炼，我照样有权抓你送你……就是我抓的，愿上哪告上哪告！”

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恶警想出各种刑罚逼大法学员放弃信仰。队长张小芳常说：“老子代表警察！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谁敢反对老子就是反对警察！反对国家！反对共产党！”一名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谢文英大声说：“你代表不了。”话刚出口，就遭张小芳拳打脚踢。然后又揪住谢文英的头发拖入澡堂，被一群暴徒们群殴。

贵阳黎阳 460 厂法轮功学员刘述康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四楼，由犯人邓乐江看守。邓乐江不让刘述康上厕所，或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带刘述康去，并常常对他破口大骂。二零零六年过年的时候，邓乐江把监狱发给他的水果吃完，又抢刘述康的苹果吃，还大骂刘述康，口口声声称：“我是共产党叫来对你们法轮功进行监控的，我就代表共产党。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必须对我好。”他还逼刘述康给他买烟买东西。

上述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代表共产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的都是一些品德败坏的恶徒。无论他们是中共的党委书记、警察、还是什么部门的头头，甚至包括被狱警利用的犯人，这些人代表共产党时所进行的酷刑、勒索、恐吓，都是在中共邪恶政策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这些人的邪恶与中共的本性完全相通。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代表了共产党。

为什么有些恶人在做其它的坏事时很少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而恰恰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却口无遮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这就是中共邪恶的政策所致。做其它坏事，例如强制拆迁、截访、勒索下岗职工、殴打商贩，还多少留点余地，担心人家控告或采用其它报复手段，可是迫害法轮功，中共给的政策毫无底线：“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只要是迫害法轮功的，导致的后果再严重，中共都会帮着收场。有邪党给撑腰，也就难怪这些人敢直言不讳地代表共产党了。

从历史上看，能代表中共的并不在于其职位的高低，例如中共曾经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学潮时，因拒绝对学生进行镇压，就遭到了代表中共邪恶立场者的打压。当然，中共党魁在这个位置上很容易做出代表中共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例如，中共的前任党魁江泽民，对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江泽民曾口出狂言：“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已经不是代表共产党了，而是利用中共邪恶的体制，驱使他能够驱使的所有党徒，对法轮功展开空前绝后的杀戮与酷刑。



还有一些邪恶之徒并没有明确自己是在代表共产党行恶，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确实是共产党的做派。例如薄熙来，他的“唱红”打的就是共产党的旗号，可是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在大连任市长时，就曾邪恶地对手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越来越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恶人；而能够无所顾忌地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行恶的，无论他说没说出来，他代表的就是共产邪党。